

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 (图文版)

名家图说林黛玉

Mingjiatushuo Lindaiyu

■ 蒋和森等 著 栖花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 (图文版)

I207.411
210

名家图说林黛玉

Mingjiatushuo Lindaiyu

■ 蒋和森等 著 栖花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图说林黛玉 / 蒋和森等著, 栖霞编.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12

ISBN 7-5039-3082-9

I. 名… II. ①蒋…②栖… III. 红楼梦—人物形象—文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7382 号

名家图说林黛玉

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

著 者 蒋和森等

编 者 栖霞

图片提供 杜春耕等

责任编辑 陶玮

封面设计 弓禾碧工作室

版式设计 肖敏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960 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3082-9/I·1421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本书部分作者联系方式不详, 未能及时通知, 烦请与出版社联系相关事宜)



解读《红楼梦》重在深入文本

(代序)

张庆善

大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初期，在红学界曾围绕着“什么是红学”展开了一场讨论，今天许多读者可能感到很奇怪，怎么连“什么是红学”这样的问题还需要讨论么？的确需要讨论，如果你对《红楼梦》研究特别是红学史有一些了解，你就会知道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当年的论争是由周汝昌先生发表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 年第 3 期上的一篇文章引起的，周汝昌先生在这篇题目是《什么是红学》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

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的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的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

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是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

那么在周汝昌先生看来什么才是红学呢？他认为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研究《石头记》版本、研究80回以后的情节（探佚）、研究脂砚斋，“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石头记探佚》序）。他在《红学辨义》一文中说的更直截了当，他说：“红学的真正的‘本体’是什么？是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用中国文学上传统的说法讲，就是‘本事’。”“讨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由此看来，在周汝昌先生那里，不仅研究《红楼梦》文本的思想艺术够不上红学，就是版本研究、脂评研究等也未必够得上红学，至少算不上红学的“正宗”，只有讨寻《红楼梦》的“本事”才是红学的“本义”“正宗”。

首先对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提出批评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应必诚教授，他在《文艺报》1984年第3期上发表了《也谈什么是红学》的文章，明确指出：“红学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之外，相反，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周先生提出的四个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红楼梦》本身的研究。”随后赵齐平先生也在《文艺报》1984年第8期上发表了《我看红学》一文，进一步对周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红学，顾名思义应该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好比甲骨学是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敦煌学是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一样，不会有人提出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不一定’是甲骨学，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不一定’是敦煌学，尽管甲骨文、敦煌学要相应地研究殷墟甲骨卜辞、敦煌历史文物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若干问题。”赵齐平还认为《红楼梦》研究不以作品的本身为主，而是“不断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或者说不断扩大包围圈”，倒是涉及“红学向何处去”的值得忧虑的问题。

这场讨论当时参与的人并不多，但影响比较大。今天我之所以又提起



二十多年前这一段往事，是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当年讨论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的《红楼梦》研究中仍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场讨论不是简单地解释“红学”这个词的定义，而是关系到我们如何看《红楼梦》、如何研究《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的、红学的本体到底是什么，这确实关系到红学的方向、红学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

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红学竟不包括研究《红楼梦》本身，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毫无疑问，红学作为一门学问，不能缺少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不能缺少对脂评的研究等等。自新红学产生以来，在有关曹雪芹生平事迹及家世、脂评、版本的考证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没有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对《红楼梦》有更深入的认识。然而研究作者、家世、脂评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这部小说吗？如果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我们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干什么？脂砚斋如果不是评批《红楼梦》，我们研究脂砚斋干什么？红学的主体毫无疑问是研究《红楼梦》文本本身。我们研究《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曹雪芹的生平及其家世，包括与作者曹雪芹的创作有着密切关系的脂砚斋及其评语等，正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这才是《红楼梦》研究的根本目的。

周汝昌先生认为红学真正的“本体”，就是为了“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周先生到底认为《红楼梦》是“小说”还是“写的谁家的事”？如果认为《红楼梦》是小说，那么小说是文学创作，是需要虚构的，“谁家的事”只能是小说的素材或素材之一。如果说《红楼梦》就是“写的谁家的事”，那么它就不是小说，而是“自传”或是“谁家的事”的实录。其实周先生是始终主张“自传说”的，所谓“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的说法，不过是他坚持“自传说”的另一种表述。“自传说”是胡适提出的，胡适在红学的发展历程中，有过重要的贡献，他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这是不可否认。但他的“自传说”却是错误的。周汝昌先生则是把“自传说”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了他的“新自叙说”。不过胡适的“自传说”与周汝昌的“新自叙说”是有所区别的，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就在于胡适是“小心”地考证曹雪芹及其家世的史料,而周汝昌先生则是“虚构”曹家的史料;胡适是依据实实在在的曹家史料力图证明他的自传说,而周汝昌则是借助于索隐猜谜甚至编造的材料来证明他的新自传说。正如应必诚教授在《周汝昌先生“新自叙说”反思》一文中深刻地指出的:“按‘新自叙说’的理解,就是要探索‘假’所掩盖的‘真事’,他们所谓的‘真事’,就是依据虚构的‘北京曹家复兴’和‘月喻太子’去改写曹雪芹家族的历史,并到《红楼梦》中去一一坐实。”(《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3辑)又说:“我们读周汝昌先生的著作文章,碰到用索隐的方法去解释和论证《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因其牵强附会,常常感到不可思议,但这正是新红学派发展到‘新自叙说’的特点。红学的索隐猜谜的方法已经成为‘新自叙说’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新自叙说’已经离不开红学索隐方法的支撑”。联想到这些年来《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奇谈怪论,从“太极红楼”到刘心武的“秦学”,无不是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支持和受到他的影响,这是需要人们认真深思的问题。在周汝昌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刘心武的“秦学”把一部伟大的《红楼梦》解读成低俗不堪的“官闱秘事”,这样的“讨寻”《红楼梦》“本事”,简直是对《红楼梦》的玷污,这样的红学“正宗”,对广大读者认识《红楼梦》有害无益。

红学的历史和学术的实践早已证明,索隐派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自传说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新自叙说同样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们只有用研究文学的眼光,深入《红楼梦》文本,才能对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作出正确的解读。解读《红楼梦》的主要依据是文本本身,我们不能脱离文本的内容去解读《红楼梦》。当然,这不等于说作者研究、家世研究、版本研究、脂批研究不重要。

文化艺术出版社这些年来,出版了不少研究《红楼梦》的好书,如“名家解读《红楼梦》”系列丛书,先后出版了冯其庸、李希凡、周绍良、周策纵、蔡义江、刘世德、林冠夫、胡文彬、吕启祥、邓云乡、白盾、周思源等红学家的论文集,据我所知文化艺术出版社还将陆续出版更多的红学家的著作,这次又推出“名家图说红楼人物”丛书。这些红学的书是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的,因为它对人们正确地研究和阅读《红楼梦》是有帮助的。

2006年11月12日于北京

【目 录】

卷一 捧心西子玉为魂

不知曾经有多少人为林黛玉而痴迷，而沉醉，当她在书中自顾自地流泪、吟诗、恋爱，葬花、题帕、听曲，千万个人随之抛书洒泪，不少人为了她而癫狂魔症，她身上蕴含着丰富的美，寄托着作者乃至读者们诸多社会的、人生的、文化的梦想，是我们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与审美心理凝聚而成的精华……

林黛玉赞 蒋和森 /2

论林黛玉的美 曾扬华 /5

“孤标傲世偕谁隐”？

——禀赋优秀传统文化而生之林黛玉 邸瑞平 /22

花的精魂 诗的化身

——林黛玉形象的文化蕴含和造型特色 吕启祥 /38

卷二 孤标傲世偕谁隐

“孤高自许”、“目下无尘”，再加上“小性儿”，使得林黛玉的人缘不够好。林黛玉的人生悲剧，或许和她孤傲的独特的个性很有关联。她的傲世特点和方式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似乎令对陶潜一类大隐士熟悉的读者备感亲切，却又颇觉陌生：这孤傲的个性，是无知少女的小家子气，是久病之人的病态？还是贵族女子的骄矜本性？是对隐士文化的追求，还是对封建礼教的叛逆？

作为中国古代文士心灵史象征的黛玉形象孙敏强 /58

“莫作世俗中一味酸妒狮吼辈看去”

——论林黛玉的小性儿戈成 /70

草木有本心

——林黛玉名士型文化人格解读孙虹 /83

天真活泼 幽默诙谐

——林黛玉性格的另一面刘永良 /97

卷三 暗洒闲抛却为谁

林黛玉前世是灵河畔三生石边生长的绛珠仙草，为了报答贾宝玉的前世神瑛侍者的浇灌之恩，下世来以一生的眼泪还他——这就是神话般的爱的奇缘“木石前盟”。因此，黛玉的一生充满了泪水，葬花的泪、题帕的泪、吃了闭门羹的泪……曹雪芹为什么这样描写一个恋爱故事？他对这个恋爱故事的构想是什么？

血泪描就的颦颦悲剧 郝延霖 / 110

绛珠“还泪”的文化意蕴初探 曲文军 / 130

“木石姻缘”悲剧考释 张霖 / 140

情的追求与爱的失落

——论黛玉形象的文化情结 刘相雨 / 165

卷四 莫怨东风当自嗟

用世俗的眼光看，林黛玉和薛宝钗当然是一对情敌。她们一个风流袅娜，另一个鲜艳妩媚；一个魁夺菊花诗，另一个讽和螃蟹咏；在世俗的眼中实在难以取舍。而自从《红楼梦》流传开来，关于钗黛二人高下的纷争就没有停息过。“拥黛派”、“拥钗派”以至“钗黛合一”、“双峰对峙”等观点使得钗黛评论史热闹非凡……

钗黛之争叙评	刘炯 / 176
黛玉宝钗形象的原型意义	孙虹 / 186
黛钗比较论	周博 / 196
钗黛金兰契辨	阎诚 / 206

卷五 满纸自怜题素怨

林黛玉有咏絮之才，她是书中最具有诗人气质的女性。她有捷才，提笔成诗；她感到压抑时写诗，《葬花吟》堪称绝唱；她闲适时写诗，桃花、海棠、菊花、螃蟹、美人，都是她在诗中寄托情感的载体；她伤感时写诗，《题帕三绝》一挥而就，记录着她与宝玉之间心灵相契的爱情。这些精美的诗词是我们理解黛玉内心世界和作者对塑造这个形象的构思的一个绝好的途径。

- 试论林黛玉形象的诗情美王跃飞 /214
- 桃花的双重文化意蕴和林黛玉《桃花行》的悲剧力量李小兰 /222
- “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考论王人恩 /228
-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泛论王志尧 /246

卷六 借得梅花一缕魂

林黛玉是古今文学作品中绝无仅有的美好的女性形象。在红学研究史上，沉迷于索隐的人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她的原型的苦苦追思，她是谁？是曹雪芹的什么人？她的人生经历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无解的，作为一个作者苦心雕塑而成的文学形象，她丰富到无法还原到生活中。她是潇湘妃子，是无瑕美玉；更是绛珠仙子，是阆苑仙葩……

林黛玉形象探源 朱淡文 / 258

眼泪与冷香丸

——黛玉、宝钗原型命意探微 赖振寅 / 284

斑竹一枝千滴泪

——林黛玉原型及其文化蕴涵 赵建忠 / 297

目
录

卷一 捧心西子玉为魂

不知曾经有多少人为林黛玉而痴迷，而沉醉，当她在书中自顾自地流泪、吟诗、恋爱、葬花、题帕、听曲，千万个人随之抛书洒泪，并且不少人为了她而癫狂魔症，她身上蕴含着丰富的美，寄托着作者乃至读者们诸多社会的、人生的、文化的梦想，是我们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与审美心理凝聚而成的精华……

林黛玉赞

蒋和森

你是眼泪的化身，你是多愁的别名。

潇湘馆的竹影，用幽暗的绿色深染着你的眉尖；时代的大气，把浓重的忧郁渗入了你的灵魂。

幼丧父母、寄人篱下的命运，在你的内心结成解不开的隐痛。大观园里的繁华热闹，只是愈益衬托出你心里的孤寂；别人家中的笑语温情，却又加重了你心里的悲酸；而靠着别人的怜悯和施舍来过日子，更是严重地挫伤了你的自尊。

于是，你叹身世如风吹落花；题素怨问谁解秋心？

依人为活的处境，只是使你的眼泪添多，并没有使你的骨格变弯。你依然“孤高自许”，爱说就说、爱恼就恼；从不知道“装愚守拙、随分从时”。

你“心较比干多一窍”，却无一点处世的“聪明”；你身为小姐胜千金，偏多忘闺门的守戒。一切都随着你感情的流转任意而行。它是那样的任性任性，然而又是那样的率直率真。

在你欺我诈、机心四伏的荣国府里，你紧张地注视着周围，唯恐有人对你怀有歧视和轻蔑。于是，你多疑多感，工愁工病。在你的胸中哀痛繁殖着





黛玉葬花 烟画

哀痛，以至挤满得更加显得气量狭小。

没落的时代、没落的阶级，又造成了你浓重的哀伤。“锦囊收艳骨”、“冷月葬诗魂”，从你那如花正开的年岁，竟是发出如此苍凉的人生咏叹！

然而，你并不向往空寂，而是一个对生活怀着强烈追求的人。

你把全部智慧都用于非“女儿本分”的吟诗；你更把整个生命投向违反礼教的爱情。

一个“混世魔王”闯进了你的生活。他欣赏你的“孤标傲世”，他了解你的“风露清愁”；而你“从不劝他去立身扬名”，更使他对你怀着“深敬”。于是，你成了真正挂在他身上的一块“通灵宝玉”。如果失去你，他就要神魂颠倒、人事不知。而你，也向这个封建家庭的“祸胎”，献上了一颗少女的心。

爱情，成了你生活中的太阳。它给你幽暗的内心带来了光和热。——可是，又有什么比爱情给你带来更多不幸和痛苦！

当你突破种种有形无形的障碍，使爱情发展得愈是深沉坚定，同时也就愈是加重地感到那压在爱情上的封建势力。你虽然三番五次地取得了那个“逆子”的心，可是却一点也听不到封建家长的“意思”。

在爱情的道路上，你终于走完了你所能走到的最后一步，而停留在包办